

葡萄熟了
◎李斌

回购赠书

◎李新勇

过去每有新书问世,作者便仿佛欠了普天下熟人一笔无形的债。样书有限,不过区区数册,可心里那张需要赠送的长长名单上密密麻麻排满了亲、师、友、朋的名字。我初时亦如是,每出一本,便四五折或半价买下百十来册,或登门躬送,或邮局寄递,或快递直达,唯恐遗漏了谁、怠慢了谁。每一册书扉页之上皆郑重题签,钐上印章,似乎非此不足以安顿自己心中那点实心实意的周全——仿佛这几个字和印章可以替代千言万语,甚至足以弥补日后的疏离。

负责打包邮寄的小哥见我抱着一摞装着图书的信封,便笑:“又给全国文友发福利呢?”我只是讪笑,寄给文友的不多,寄给熟人的不少。有一回,他多嘴问:“这些书真有人看吗?”我顿时如鲠在喉,心想你这厮懂什么,这叫文人雅事。现在想来,他倒是个明白人。

有一天,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竟在旧书网上撞见自己题赠给一位素来敬重的师长的签名本,赫然标价三倍于原书。那瞬间,心口仿佛被什么无形之物撞了一下,痛楚之后,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涩滋味。我默默买回此书。

根据我与这位师长多年交往的经验,对方绝非轻率薄情之人,其中定有原因。几番踌躇,我终究忍不住拨通了师长的电话。电话那端,声音竟是意外虚弱,原来彼时赠书之际,他正沉疴缠身,命悬一线,手术之后,卧床近一年。那包裹大约早被照顾他的人误当作寻常废品,甚至提前视为无用的遗物,匆匆处理掉了。所幸苍天垂怜,师长终是康复了。他言语间满怀歉意,反使我心中那点憋闷顷刻间如烟散去,只余下对师长劫后余生的庆幸与一丝险些错怪师长的自责。

此后不久,我又见自己赠予一名文坛领导的书也挂上了旧书网。此公昔日在任时非常谦和,善于学习,常与作家本人交换读书心得,也曾专程打电话来谈读了我一本长篇纪实文学后的感

动,我们亦曾有过同乡之谊。书寄出之时,他恰逢退休交接。我估计依照惯性原理,此书送达他手里当不是问题。奈何从古至今,人走茶凉绝非虚言。想来是他退休后,一切邮件函件只要不是要件,秘书懈怠于转交,竟连拆都没拆,就论斤处理掉了。幸好收旧书报的贩子敬惜纸书,或许不缺文化,亦可能不缺商业头脑,转背卖给专售旧书的人,价格绝对对比化浆的废纸高。这是一条颇值得玩味的利益链条。最妙的是,我题签钐印的那页上,卖家特意注明“带官职题签,稀有版本”。我赶紧买下,权当收藏一份当代官场现形记。幸而我题字向来不擅、亦不屑虚饰浮夸,更不会溜须拍马,否则,这般尴尬真真叫人无地自容。

渐渐地,我竟养成了在旧书网搜自己书名的癖好,活像个自恋狂。后来,我又陆续回购了几册赠给编辑与文友的签名书。可叹的是,那书页上题写的文字愈多,售价竟也愈发高昂。文字之多寡竟成了情感价值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刻度。那些曾经认真写下的字句,被陌生人用银两称斤论两;那些墨痕中沉甸甸的真心,被明晃晃挂在货架上,待价而沽。

早知如此,当年哪怕废话也该写满扉页,现在索性偏不回购,倒能让销售者多赚几笔。

其实,像我这样一个要面子的人,只要遇上自己题签的图书,多半是会回购的。我担心,若不悄然赎回,某天被受赠者自己看见时,心中不知该是何等滋味。当然,如果是受赠者主动当废品卖掉而最终被挂到旧网上的,那足以证明我的写作在他眼里是多么失败。因此,此后凡有发现,我便自己默默买回——如同悄悄收拾起散落一地、无人珍重的自己。

如今,我的书架上有个特殊区域,专门收容这些“浪子回头”的签名本。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十一本,它们像一群离家出走又被找回来的孩子,书页上的折痕记录着颠沛流离的遭遇。

这些重归故里的书册渐渐成

了另一类特殊收藏。偶尔翻阅,指尖抚过扉页上自己当日写下的名字,恍然明白:当初那番周全,原不过是作者一厢情愿地自我安慰。我们终究无法用一本新书或几行题字去长久维系什么,更无法奢望对方以同等的郑重来对待这份情谊。

人生如寄,书亦如寄。有个做出版的朋友说:“你傻啊,现在谁还留着纸质书?人家收到直接拍照发朋友圈,书就完成任务了。”我若有所思:照他这么说,我那些签名本不是被抛弃,而是功成身退。它们像新时代的喜糖,糖被吃了,盒子自然要扔掉。

渐渐想明白了,人若少些周全的执念,便不再有赎回旧物的怅然。

近几年再出新书,我已疏懒于赠书之仪。其中一个缘由便是为了不再有朝一日,要隔着冰冷的网络,在旧书网上重新遇见并买回那些曾经寄寓了情意的签名本。

我学乖了,如若对方向我索书,有电子版就送电子版——电子版便捷又不占地方,更重要的是发送过去之后,他们删存随意。有老派文人痛心疾首:“礼崩乐坏啊!”我心想,礼早就崩了,只是我现在才听见声响罢了。

我家书架上亦有来自各地的签名赠书四五百本,均读过或速览过。及至将来垂老,目不辨字,便打包赠送给曾培养过我的中学或小学图书馆,或与我有缘的文学场馆。倘有一两本于青少年有益,便不枉为之。此乃吾愿和后话。

又过了一些年,年岁更长,心态越发坦然,比如像现在,在网上遇到签名本,我想回购就回购,不想回购,就任其在网上自生自灭。我常常会心一笑:送书如送花,不必计较花谢后被人扔到哪儿,甚至被扔进垃圾桶。情意到了就好,管它最后流落何方。

当然,最好的状态是写书就好好写书。写书的人只考虑写书的事情,别的都不管。秋风吹枯了百草,白雪掩埋了山径,自有别人去料理这些事情。

紫琅诗会

念奴娇·骄阳盛夏

◎杨培林

骄阳当午,见长天如炙,火云千叠。
岸柳垂丝蝉乱噪,暑气烘人愁歇。
骤雨才收,薰风暗度,香绕朱栏阙。
碧池澄静,粉蕖轻绽娇靥。

忽有燕蹴浮萍,穿帘掠牖,衔取残英别。

竹下幽人挥羽塵,闲数流萤明灭。
冰簟方安,玉壶频注,暂把尘烦撇。
夜凉谁伴,一樽同赏星阙。

别了 乌海

◎微冬

别了,乌海

黎明时我已在湖边濯洗了眼睛
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这身旁的湖,近处的山,沙漠里的
河岸

再看一眼,我将挥手告别
告别这塞外的故乡

别笑我转身偷拭的泪光

你不知道这一转身我有多失落有多惆怅

依依不舍的何止是你,还有这
山谷的风,风中的云,和云上的遥远
这些,都像种子一样在心里埋藏
我多希望此刻你会拉响马头琴
琴声悠扬为我送别为我歌唱
举杯,斟满我们朝夕相处的时光
低沉的呼麦高亢的长调
勾起我深深的忧伤

我多希望再次走进你的毡房

海天澄碧宛如云锦哈达
纤云弄巧仿佛骏驰银鞍
我们在草原上驰骋奔放,彻夜狂欢
与晚霞中纷飞的鸿雁
一起共剪了皎洁的月光

我多想再登一次甘德山

用我的双手再抚摸一次膜拜的神像
我的虔诚蘸满了泪水抄写了千日
的经文

只为换一次你为我挽留的回望

再让我醉一次

把我吃过的苦流过的汗以及无数的
怅惘一口气喝干

然后醉倒在湖海边醉倒在草丛里
醉倒在沙丘上

闻闻身旁花香,听听沙鸥鸣唱
想一想家乡的桂花树下
她的秀发散发出的迷人的芬芳

别了,乌海

别了,我热爱的草原矿山
今生我还会再来的,会的

我不是你羁旅的过客

你却是我魂萦梦绕的远方
我们的爱,已经开满鲜花长在湖畔
那些夜晚最绚丽的灯光
会一直等我,等我归航